

在游戏与阴谋之间： 中国古代“幻术”涵义的历史流变

曹 莉¹, 贾文龙²

(1.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北京 100009; 2.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幻术”是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概念, 汉晋时期方术的盛行和西域幻戏的传入, 其内涵分化为方士幻术和杂技幻术两个方面, 并都具有迷惑意义。杂技幻术曾在唐代因胡汉民俗文化冲突而一度被禁, 但作为表演性技艺本土化后, 所蕴含的迷惑意味成为娱乐化的因素, 成为后世中国传统戏法的重要代称。而方士幻术的迷惑意味却多与民间异端力量相联系, 从宋代开始更具有反叛统治秩序的色彩, 成为古代下层民众意图改变社会现实的重要手段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情感寄托。

关键词: 幻术; 方术; 幻戏; 魔术; 民俗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5)02-0048-08

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及历史演义中都有大量的“幻术”记载, “幻术”可以分为方士幻术与杂技幻术(又可称幻戏)^①。杂技幻术作为中国传统戏法的代称, 已经在多种《中国魔术史》、《中国杂技史》的研究著述中得到充分论述^②。多认为“中国魔术在古代称为幻术, 民间俗称‘戏法’”^③, 又可以称为眩术。但是“幻术”从唐到清的诸多民变中, 多有或明或暗的记叙, 是中国古代下层民众反叛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手段。因此探讨“幻术”政治内涵的历史变化也是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一、汉晋：“幻术”概念的产生

先秦时期出现了“幻”与“化”的记载。《列子》中追述了周穆王时的故事：

老成子学幻于尹文先生, 三年不告。老成子请其过而求退, 尹文先生揖而进之于室, 屏左右而与之言曰: 昔老聃之徂西也, 顾而告予曰: “有生之气, 有形之状, 尽幻也。造化之所始, 阴阳之所变者, 谓之生, 谓之死, 穷数达变, 因形移易者, 谓之化, 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 其功深, 固难穷难终; 因形者其巧显, 其功浅, 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 始可与学幻矣。吾与汝亦幻也, 奚须学哉? 老成子归用尹文先生之言, 深思三月, 遂能存亡自在, 幡校四时, 冬起雷, 夏造冰, 飞者走, 走者飞……终身不着, 其术故世莫传焉。^{[1]卷三《周穆王》}

古人定义这种行为为幻。幻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 “𠃉, 相诈惑也, 从反予, 周书曰无或涛张为幻。”^{[2]332}“涛张”在辞源中解释为: “虚诞放肆。”^{[3]292}段玉裁“幻”字下注曰: “倒予字也, 使彼予我, 是为幻化。”^{[4]168}正因缺乏想象与现状间的实现手段, 所以上古人类仅能以“幻”名之。

汉代“幻”的内涵沿着两个方向扩展: 一是因为西域幻术的传入, 二是因为方术的兴起, 这大大丰

收稿日期: 2015-02-09

作者简介: 曹 莉(1961-), 女, 北京人, 馆员,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① 贾文龙:《中国古代“幻术”历史形态形态的演进》, [韩]《历史文化研究》, 第24辑, 2006年, 第249~263页。

② 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刘峻骥:《中国杂技史》,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③ 薛宝琨、鲍震培:《中华文化通志·曲艺杂技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吴迪:《唐人幻术在中国的流变》, 《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第56页。

富了古人幻想的实际内涵。

西域眩技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土,《史记·大宛传》中记载:“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善眩。”后又云:“安息国以黎轩善眩人献于汉。”东汉张衡《西京赋》描绘了当时长安流行的幻术:“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径。”^{[5]764}1954年山东沂南县汉墓石刻中有角抵戏一幅,有戏车上倒投,两人走索上相逢,轻身人爬长木杆,戏豹舞罽,大雀走动等图像,表现当时眩技的表演情景。东汉时又有“幻人”的记载,如《后汉书·陈禅传》说:“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诣阙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及群臣共观,大奇之。”眩技与幻人的记载明显丰富了“幻”的内涵。

《后汉书》中专列《方术传》,方士的技能包括变形易貌、分形隐身、坐在立亡、坐致行厨、兴云作雾、呼风唤雨等,如壶公令费长房入其壶中,内有亭台楼阁左右侍者;左慈能坐致松江鲈鱼,化身为羊;解奴辜、张貂者皆能隐身,出入不由门户;樊英兴云吐雾须臾大雨等^{[6]2743-2749}。汉代的方士拥有了诸多幻化技能,方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幻”的内涵,由此幻术与方术这两个概念也常常混杂在一起。

晋代时“幻”与“术”合到一起,出现了“幻术”一词。《搜神记》记载: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时,先以舌吐示宾客。然后刀截,身流复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半舌犹在。既而还,取舍续之,坐有顷,坐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其续断,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对剪,中断之。已而取两断合视,绢布还连续,无异故体。时人多疑以为幻,阴乃试之,真断绢也,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就热取为炊,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了尽,乃拨灰中,举而出之,故前物也。^{[7]23}

托名于汉代刘歆,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中的相关记载证明幻术与方术更为深入地缠绕在一起。《太平御览·方术部》引其文:“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占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幻,能刺御虎,佩赤金为刀,以绛绶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又曰:“淮南王好方士,皆以术见,遂后画地为江河,撮土为山岳,嘘呼为寒暑,喷嗽为雨露,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8]《方术部》}

《古今事文类聚》中收录郭璞“幻术得婢”的故事,其事源于《晋书》,郭璞“好经术”,曾得《青囊中书》,其“变豆为兵”的魔术成为后世方术和幻术共同的题材:

爱主(胡孟康)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主人从之。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符投于井中,数千赤衣人皆反缚,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9]1900}

北齐时“世有祝师及诸纪术,犹能履火蹈刃,种瓜移井”^{[10]149}。可以说,晋代以后,“幻术”内涵可以分为眩技与方术两个方面,突出前者意义则为杂技幻术(又可称幻戏),突出后者意义则为方士幻术。

二、唐代:“幻戏”与民俗的冲突

自汉晋至唐,西域眩戏不断传中土,但因为民间风俗相互不同而引起争论,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到默许的接受过程。

杂技幻术(幻戏)有两个特点:一是虚而不实,假而似真,以感人耳目为能事;二是“幻戏”表演中常常充满血腥刺激的场面。

《史记·大宛传》中记载:“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善眩。”颜注云:“眩读与幻同。眩,相诈惑也,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应劭曰:“眩,相诈惑。”后世解释“幻术”一词也曰:“诡诞惑众,谓

之幻术。如吞刀、吐火、植瓜、种木、屠人、戮马之类皆是。”^{[11]115}唐代社会普遍认为此类幻戏是迷惑之术,时人对“植瓜”之术还虚拟了一个“妖人幻术”的纠纷案例:“常州申称钱客每以种瓜为业,遂被伶人洪崖盗食,其瓜并尽,为客所擒。遂作术化出满田是瓜,客乃放之,去后了复无瓜,客诣县告崖是妖贼。”^[12]唐人王荣认为“吞刀、吐火”之术表象“方士有如”,实际却徒然一场:

素仞兮倏去于手,红光兮遽腾其口。始蔑尔以虹藏。竟霍然而电走。隐于笑语,回看而鞞
琫皆空;出自咽喉,旁取而榆檀何有。……亦足以道冠幻人,名倾术士。食针既可以增愧,喫酒
亦宜乎让美。且夫神仙兮不常,变化兮多方。或漱水而雾合,或吐饭而蜂翔。曾未若彼用解牛,
我则虚喉而挫锐;彼皆钻隧,我则鼓舌以生光。然眩惑如斯,云为徒耳。^{[13]《吞刀吐火赋》}

杂技幻术(幻戏)为了感人观感,常制造血腥刺激的酷刑式情景来制造轰动效果。如东汉孙奴善使一套割头术。《异苑》云:“上虞孙奴,多诸幻伎。元嘉初叛,建安中复出民间。治人头风,流血滂沱,嘘之便断,创又即敛。”^[14]北魏时,西北以远的悦般国来献“割喉陷骨”幻术。《魏书·西域传》记载:悦般国“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又无痕瘢。”^{[15]2269}唐代曾有生吃动物的幻戏记载:“贞观中,恒州有彭闾、高瓚二人斗豪,时于大酺场上两朋竞胜,闾活捉一豚,从头齧至项,放之地上仍走。瓚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闾于是乎帖然心伏。”^{[16]104}“吞刀、吐火”之术也是险象连生:“吞刀之术斯妙,吐火之能又元。咽却锋铍,不患乎洞胸达腋”;“罔有剖心之患,曾无烂额之疑”;“寂影灭以光沈,霜锋尽处;炯霞舒而血喷,朱焰生时”^{[13]《吞刀吐火赋》}。

杂技幻术(幻戏)这种充满眩惑和血腥的表演与儒家正统礼乐观相违背,因而引起古代官员的非议。晋成帝时,散骑侍郎顾臻表曰:“末世之乐,设外方之观,逆行连倒。四海朝觐帝庭,而足以蹈天,头以履地,反天地之顺,伤彝伦之大。”^{[17]1073}唐高祖时有官员认为:“百戏散乐,本非正声,隋末始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得不变。”^{[18]3996}这些“百戏散乐”当然包含幻戏的内容。唐人王荣也认为幻戏“虽夸外国之献,本匪王庭之伎”^{[13]《吞刀吐火赋》}。

这种民族风俗与礼乐文明的政治争论,在唐高宗时达到激化顶点。据《唐书》记载显庆元年,唐高宗正在安福门楼宴饮,有“胡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9]《方术部》},高宗认为这种幻戏是惑弄百姓,恶其惊俗一时耳目之玩,因而下令禁胡人为幻戏:

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发
遣还蕃,勿令久住。仍约东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13]《禁幻戏诏》}

但是随着杂技幻术在中土的传播,幻戏与幻术分流的趋势十分明显,社会普遍将其与方术一类区别开来,而其自身的娱乐化特征被官方乐府机构所吸引,因而从传入之际就开始了其本土化的历程。

汉武帝立乐府,作角觝、鱼龙曼延之戏。《艺文类聚》引《汉武故事》曰:“未央庭中,设角抵戏,享外国,三百里内观,角抵者,使角力相触也,其云雨雷电,无异于真,画地为川,聚石成山,倏忽变化,无所不为。”^{[19]卷四一}“后魏、北齐,亦有《鱼龙辟邪》、《鹿马仙车》、《吞刀吐火》、《剥车剥驴》、《种瓜拔井》之戏。周宣帝征齐乐并会关中。开皇初,散遣之。大业二年(606),突厥单于来朝洛阳宫,炀帝为之大合乐,尽通汉、晋、周、齐之术。胡人大骇。帝命乐署肄习,常以岁首纵观端门内。”^{[17]1073}可见隋朝时,这种官府幻戏完全为中土乐舞所吸收,而且还出现超越西域幻戏的趋势。

正是在幻戏本土化的趋势之下,幻戏渐渐脱离了胡汉风俗之争的政治内涵,回归了其娱乐性本质,并在民间开始广泛传播。旧有题唐人蒋防所著《幻戏志》一书,其中幻戏的记叙颇有趣味,如有殷七七者每日醉歌曰:“弹琴碧玉调,药炼白朱砂。解酝顷刻酒,能开非时花。”时人试之,“悉有验,复求种瓜钓鱼,若葛仙翁术也”。又有马自然者,能“于席上,以瓷器盛土种瓜,须臾引蔓,生花结实。取食众宾,皆称香美,异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袜上摸钱,所出钱不知多少,掷之皆青铜钱,撒投井中,呼之一一飞出。人有收取,顷之复失”^[20]。旧又有题名唐孙頔《幻异志》和前蜀薛昭蕴《幻影传》两书,也部分涉及这类幻

戏故事。可见唐代民间幻戏也曾广为传播。

三、两宋：“幻术”的政治分野

宋代的幻戏撇开了胡汉民风之争,其政治内涵更加弱化。宋太宗修《太平广记》时,“幻术”与神仙、女仙、道术、方士、妖妄、神、鬼、草木、畜兽等等并列为类。宋代的幻戏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得到发展。

北宋时人陈暘著《乐书》二百卷,其中幻戏的内容已经大大丰富:

剑戏、燕戏、地川戏、龟岳戏、扛鼎戏、卷衣戏、白雪戏、山车戏、巨象戏、吞刀戏、吐火戏、杀马戏、剥驴戏、种瓜戏、拔井戏、莓苔戏、角抵戏、蚩尤戏、鱼龙戏、漫衍戏、排闥戏、角力戏、瞋面戏、代面戏、冲狭戏、透剑门戏、蹴鞠戏、蹴球戏、踏球戏、絙戏、剧戏、五凤戏。烂漫乐猿骑戏、凤凰戏、参军戏、假妇戏、苏葩戏、撞末伎、舞盘伎、长跷伎、跳铃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舞轮伎、透峡伎、高絙伎、猕猴幢伎、缘竿伎、碗珠伎、丹珠伎、都卢伎、车轮折、脰伎、辟邪伎、青紫鹿伎、白虎伎、掷跷伎、掷倒案伎、透须弥伎、透黄山伎、透三峡伎、受猾伎、麒麟伎、长蛇伎、凤书伎、檐幢胡伎、藏挟伎、杂旋伎、弄枪伎、蹴瓶伎、擎戴伎、拗腰伎、飞弹伎。^{[21]卷一八六}

此外,宋代手法幻术、藏掖幻术、撮弄幻术等得到了长足发展而自成体系^{[22]229}。而随着宋代城市的繁荣及民间游乐场所的兴盛,幻戏开始成为民间艺术中的一个行当。李嵩《骷髅幻戏图》表现的就是民间艺人用悬丝傀儡表演的哑杂剧。表演者妆成大骷髅手提小骷髅耍弄,小骷髅作躬身招呼状,与扑过来的小儿相对应。元人对其娱乐性有很好表述:“弄假像真呈伎俩,能言解舞逞机关。”^{[23]卷十}“没半点皮和肉,有一担苦和愁。傀儡儿还将丝线抽,寻一个小样子把冤家逗。识破个羞那不羞?”^{[24]7380}

中国古代方术家们认为凡人经过长期修炼,就可以掌握自然变化的玄机,获得驾御自然的能力。但幻术则不必经过长久修炼,如钱钟书先生所言:盖神通幻术不仅能致“非时”之物,亦能致非地之产,以非常之事,如非分之愿。此不待言而言亦不能尽也,要贵乎迅速而已。咄嗟便办,瞬霎即得。幻术文学中的人物常常喝声“变”、“疾”,就实现了情境改变^{[25]665-666}。所以幻术对关于投机的阴谋家特别有吸引力,“邪师挟幻术,念念皆狂图”^{[26]卷二}。宋代幻术在社会流传的过程中,以及统治者对道教方术的重视,使一些阴谋家们开始利用幻术。

宋真宗时大造祥瑞,宋徽宗时访求文士,这是北宋两个“幻术”记载较多的时期。真宗天禧年间“西京河阳妖怪大起,不经旬日已到京师,或云变化多般,或云形状怪异,递相惊恐,街坊不宁。遂出榜文,定其爵赏,许人告首,庶获妖人。自后捉到夜聚晓散人张子元……造作幻术”^{[27]14-38-39}。真宗晚年又有“王烧金以幻术宠贵,京师妖妄繁炽,遂有席帽精事,闾里惊扰,严刑禁之乃止”^{[28]卷六}。

宋徽宗时访方士,“老内侍黄节夫事徽宗,言道人林灵素有幻术”^{[29]3050}。林灵素因而为徽宗召见,“大言眩惑,赐号通真达灵先生,为建上清宝篆宫”^{[30]卷三八}。又有郭天锡者,因算徽宗当为天子,遂得幸,官至承宣使,“天觉每要占问时,不尚自去见它,多是使觉范去。后来发觉,蔡元长遂以为天锡有幻术,令人监系,日置猪狗血于其侧,后来只被血薰杀了”^{[29]3289}。大观元年(1107)“舒州张怀素以幻术游公卿间,号落魄野人”,与和州守吴储及储弟承议郎侔密谋起事,因范寥告发被杀。“朝廷逮捕怀素等,穷竟其事,大观元年狱成,坐累者余百数,而侔、储十数人皆处极刑,虽其父母亦皆窜贬”^{[31]卷三}。

宋代的幻术引起的政治事件,北宋时朝主要发生在官僚上层。而两宋之交之后,幻术则在民间与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若干联系。宣和二年(1120)十月初九,方腊在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起事,方腊称“圣公”,改元“永乐”,处州陈籓桶、台州吕师囊、越州裘日新、衢州郑魔王等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方腊军攻克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宣州等6州50多县,切断了宋王朝的经济命脉,震动东南半壁河山。

宋代士大夫将方腊事件的深层原因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源于“吃菜事魔”之徒的煽动;另一方面则是以妖术的蛊惑。“后汉张角、张燕辈托天师道陵为远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谓之

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则剽劫州县,无所不为,其流至今吃菜事魔、夜聚晓散者是也。”“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32]。“吃菜事魔”之徒“贪财恋色,男女混置,修二会子,说金刚禅,皆幻术也”^[33](《茹菽说》)。

宋代士大夫认为方腊之党以左道惑众,而其妖术又与镜子的光影关系十分密切:

方腊生而数有妖异,一日临溪顾影,自见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负,遂托左道以惑众。^[32]

(方腊)又以妖术蛊郡民,置圆镜案上曰可以照人罪业,即殴出肆屠戮。^[34]卷一九《处州东岩梁氏祠堂碑铭》

以数舟载百余人,绛帛帕首,带镜于上,日光照耀,自龙泉山间乱鸣钲鼓,顺流而下。^[35]卷七
三《跋先大夫徽猷阁直学士告》

(陈箠桶)自号“圣公阴兵”,执镜照人,谓凡用心不臧者,皆照见之,百姓窜走。方伏匿于山林,其徒持镜四出,谓人曰:“我已尽见。”愚民畏惧,皆出就擒。^[36]卷八《杂记》

南宋建炎四年(1130),“有土人妖巫钟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乡村愚民”^[37],士大夫群体认为对此应该严加防范:“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诬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发则其为害而未易可测。”^[38]卷五《条对状》所以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南宋政府检会敕令,颁布“吃菜事魔条法”(后也被称为绍兴敕),将“吃菜事魔”与“幻变之术”一并禁止:“诸吃菜事魔或夜聚晓散、传习妖教者绞;从者配三千里;妇人千里编管。托幻变术者减一等,皆配千里;妇女五百里编管;情涉不顺者绞。以上不以赦降原减,情理重者奏裁。”^[39]刑法一之111《庆元条法事类》中也多处标明相关编敕:“传习妖教,托幻变之术及故决盗决江河堤堰”不以“赦降原减”^[40]《职制门》、《文书门》、《杂门》。

宋代杂技幻术(幻戏)和方士幻术在发展途径上分道扬镳:杂技幻术(幻戏)剔除了胡汉民风的争论而完全娱乐化了,并在官方与民间都获得了广阔的表演空间,元人称“杂把戏”^[41]¹⁹²⁶;而方士幻术则以“幻变”之术的名义与社会政治发生深入联系,或与政治的阴谋化相联系,或与民间异端反抗力量相牵扯,故此烙印上深深的政治反叛意味,因而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四、明清:“幻术”的两种结局

明清时期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幻术”的记载。如《明史》中关于“云南土司”中记其地:“人工幻术,采办人有强索其饮食者,多腹痛死;己所乘马亦毙,剖之,则马腹皆木石也。”^[42]⁸¹⁵⁰另如“建昌有夔夷,善幻术,彼人葬尸未朽者,夔至坟所,禹步诵咒,尸即自穴透出,变为牛马,用以充饷或曳耒而卖之”^[43]卷九《卜思鬼术》。而清代贵州苗疆有“王囊仙者,洞洒寨苗妇,当丈塞韦七辂须,以囊仙有幻术,推为首”^[44]¹¹¹⁴⁰。

明清时期的广大内陆地区,民间宗教的理论性和严密性已经大大超越幻术仅有的鼓动性,因而成为民间秘密社会组织反抗运动的手段。但在女性领导的政治反抗事件中,即使已经与民间宗教相结合,幻术还是被认为是鼓惑民众的重要手段,幻术因寄托了弱势群体的情感还在民间传言中被夸大了功能。

明永乐十八年二月(1420),唐赛儿于山东青州起事,“自号佛母,诡言能知前后成败事,又能剪纸为人马相斗”^[45]卷二九,“欲衣食财货百物,随须以术运致”,“捕得之,将伏法,怡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纽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不知所终”^[46]。明成祖因未能杀害唐赛儿,竟下令尽逮北京、山东境内尼及道姑来京审讯,既而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有几万人,因而唐赛儿事件成为明初的朝野大事。

唐赛儿事件在民间传闻中,则与宋代方腊、元时韩林儿、徐增寿等人相联系:“天下有一种吃素事魔及白莲教等人,皆五斗米贼之遗法也,处处有之,惑众不已,遂成祸乱。如宋方腊、元红巾等贼,皆起于此。近时如唐赛儿、王臣、许道师皆其遗孽。”^[47]卷八明代中期随着白莲教的传播,有的官员也将其与“幻术”相联系。明武宗时,“西安、凤翔、延安、汉中等府,地方多有山西等处流来人民,呼为端公、居士等

项名目,持斋诵经,襁修善事,内怀奸恶,妄称白莲教、宣明教,挟持神像,播弄幻术,捏造妖言”^[48]卷十六。在民间传言中,唐赛儿等人也使用了镜子幻术:“假佛老神术仙方,烧香聚众。始令人照水盆,看见自己乃一贫病乞儿,后将家财罄舍;照见盆内男则王侯将相,女则皇后嫔妃冠裳玉之状。久之起兵造反,屠城陷阵。”^[49]《陈斋长论地谈天》明末清初时人吕熊据唐赛儿的传闻写成《女仙外史》,成为幻术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

清代与幻术相关的事件或传闻,几乎都具有反叛的政治意义。汪森(1653—1726)记载:“妖人马祖师,流寓湖之乌镇民沈松家,以幻术惑众,有物如蝴蝶入人家,变幻飞走异状,击之则刀杖伤人,夜魅魔人至死。其党毛崆等数十辈,诱惑愚民约以九月甲子起兵。”^[50]卷十五 乾隆年间“江西地方颇有邪教,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术,夜聚晓散”^[51]卷五。

1796年王聪儿为首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波及5省,历时9年。据《清稗类钞·义侠类》记载:王聪儿“美而勇,且善幻术,工技击,从夫鬻技四方,能著弓鞋立马上,驰骋若飞。白莲教匪作乱,横突兵间,剽悍无敌”^[52]2724。1826年成书的《勘靖教匪述编》记载:“妖贼原以邪术鼓惑乡愚,而其所谓术者,直儿戏耳。有命课入民家,举家以命次第排算。曰:此王侯也;此夫人、郡主也。最后至其主家,大惊伏地,曰:此至尊命,某访求数十年而不得,乃今遇于此,前缘定矣。授一镜,令自照,则见已冕旒黄服,俨然天子。……又云能撒豆为兵,剪纸为马,可使战斗。”^[53]卷十一《杂述》

可见,明清时期方士幻术与民间秘密宗教相联系,并具有更为强烈的反抗统治秩序的意义。而这一时期的杂技幻术则在民间更为广泛流传,并且经过艺人努力而自成中式戏法体系。

明代陈眉公著《神仙戏术》一书,记载了中国古代传统幻术游艺20多种,是中国最早的幻戏系统化著述。清代官修《古今图书集成》时,“幻术部”被归为“博物汇编艺术典”。清末唐再丰著《鹅幻汇编》一书,记述了当时流行的戏法游艺320套,是中国传统幻术的集大成之作。朝鲜人朴趾源曾作《幻戏记》一文,记载其在中国热河所见街头表演的神奇幻术。

近代中国幻戏开始与西方魔术交流融合。《清稗类钞·戏剧类》记载:“同治甲戌四月初一夜,上海圆明园路西人戏园演戏法,盖英术师瓦纳所奏之技也”;“光绪某岁,上海圆明园路之西洋戏园,有西人汤姆演幻术”^[52]5070-5071。这是西方魔术来华表演的确切记录,随着西式魔术的深入影响和近代中国的科技进步,中国幻术不再具有政治含义,而成为中国传统戏法的历史别称,并且渐为“魔术”的名词而取代。

综观中国古代幻术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自身价值的认定与社会政治形态有着密切关系。当社会稳定之际,幻术的娱乐价值能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各个阶层都乐于从中得到新奇的欣赏体验。但在社会动荡之际,民众中充满不安情绪时,幻术的表演假象性和表演艺人的流动性,其迷惑性常常成为社会流言的重要载体,因而引起政府的格外警惕,常常被扣上惑众的帽子。从这个角度讲,幻术能否为社会所宽容,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乱的表象之一。

参考文献:

- [1] 列子. 列子[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2] 许慎. 说文解字义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 辞源[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4]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
- [5]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6]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 干宝. 搜神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8] 李昉. 太平御览[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9]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颜之推.颜氏家训[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 [11]徐元瑞.史学指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12]佚名.妖人幻术判[M]//文章辨体汇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13]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4]刘敬叔.异苑[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6]张鷟.朝野僉载[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7]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9]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 [20]蒋防.幻戏志[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1]陈旸.乐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22]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23]佚名.新编事文类要启劄青钱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4]徐征.全元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25]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6]郭印.云溪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27]曾枣庄.全宋文[M].成都:巴蜀书社,1994.
- [28]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9]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0]黄震.黄氏日抄[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31]曾敏行.独醒杂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32]方勺.青溪寇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3]俞成.萤雪丛说[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4]韩元吉.南涧甲乙稿[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5]楼钥.攻媿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 [36]周南.山房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 [37]鼎澧逸民.杨么事迹[M]//岳珂.鄂国金佗稗编续编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8]陆游.渭南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 [39]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40]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 [41]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42]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3]徐应秋.玉芝堂谈荟[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44]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4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6]祝允明.野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7]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中央书店,1935.
- [48]杨一清.关中奏议[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49]艾衲居士.豆棚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50]汪森.粤西丛载[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51]世宗宪皇帝圣训[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52]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3]石香村居士.勤靖教匪述编[O].道光八年刊本.

(下转第60页)

- [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55.
- [9]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M].何兆武,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8.
- [1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53.
- [11]俞祖华,赵慧峰.旁观·比较·自省:近代中外人士三重视野下的中国国民性[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212-217.
- [12]M·G·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M].杨德山,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 [13]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M].刘文飞,刘晓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14]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M].鞠方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204.
- [1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of Yan Fu's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ought

Han Jianp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Zhoukou, Henan 466001, China)

Abstract: Yan Fu's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ought influence is huge, and to analyze the reasons is benefit for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 The national peril, in particular, the stimulation of the defeat of the 1894 Sino-Japanese war had a big impact on Yan Fu. The failure of social reform movements, especially the failure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Yan Fu realized that the material aspects of reform can not save China. So he thought that the reason of countries poor and weak is traditional national character, hope to achieve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eople. The words inspired by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West, have a reference about reflect on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The emergence of a new frame of reference, leading comparison of the qual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tionals.

Key words: Yan Fu;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ought; national crisi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estern thought

(责任编辑 张春生)

(上接第 54 页)

Between the Game and Conspiracy: the Evolut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Huanshu of Ancient China

Cao Li¹, Jia Wenlong²

(1. Library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China; 2. Centre for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Huanshu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an-Jin Dynasty, as the popularity of Arts of alchemy and the inflow of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Huanxi, the meaning of Huanshu manifested with two aspects: alchemy Huanshu and acrobatics HuanShu, which were both confusing. Because the conflict of Hu-Han's folk culture, acrobatics Huanshu was once forbidden. But as the show skills, after integration into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acrobatics Huanshu contained confusing elements, which became an entertaining factors, therefore became an important alternative name of later traditional Xifa. At the mean time, the alchemy Huanshu's contained confusing more related to the folk strength. From the Song Dynasty, because the alchemy Huanshu had the colors of against the ruling order, so became important means to change reality and emotional sustenance of lower people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Huanshu; Alchemist; Huanxi; magic; folk

(责任编辑 张春生)